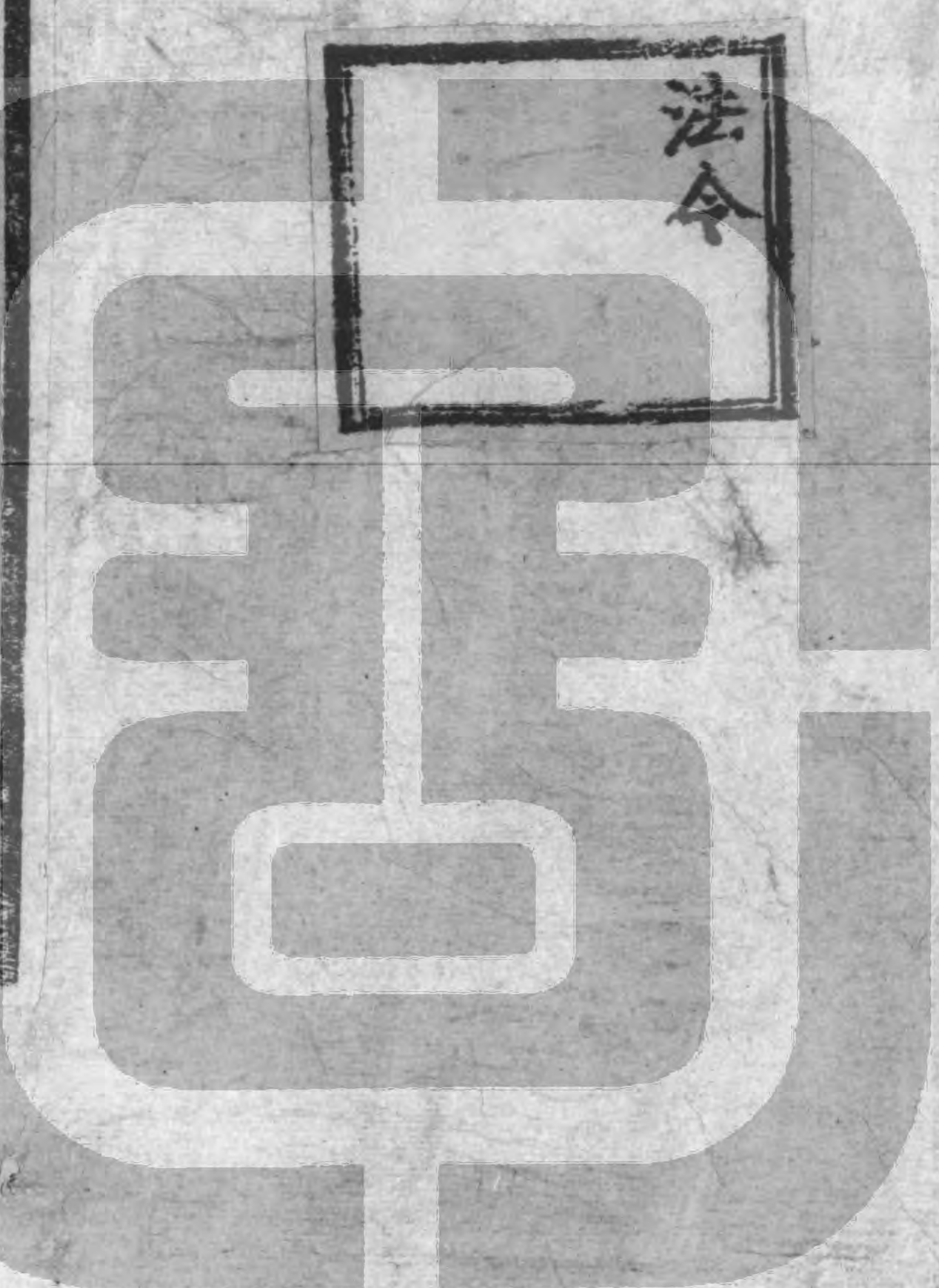


6244
:92

法令

歷代名臣奏議

卷二百八
之二百九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八

法令

周武王問於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為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為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飢寒而起。淫佚者。久飢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源也。飢寒並至而能不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羨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為奸邪。而富足者為淫佚。則驅民而為邪也。民以為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為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督其末。傷國之道乎。文

侯曰善。以為法服也。

秦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鞅言於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息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甘龍曰不然。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有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乃以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爵。為私闖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未利及急。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

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募民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有年。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戮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一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關。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未言令便者。鞅曰。此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秦始皇三十六年。丞相李斯上言曰。異時諸侯並爭。厚祿海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臣請吏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藏。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今下三十日不燒。縣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者。吏為之。

曰可。

漢文帝時張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蘇人來。聞驛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而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驛當罰金。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余亡馬。固不敢傷殺也。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吏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殺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

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有罪止也。且罪

等。如海曰。俱死罪也。盜玉環。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

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張晏曰。不祇指言。故以取土譬也。陛下何以

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

景帝元年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

論輕。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吏及諸有祿受

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它物若買故賤

賣故貴。皆坐贓為盜。沒入贓縣官。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

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

罪其所受贓。罪其所受贓。宣帝時。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

諸有辜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務益致穀

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蕭望之與少府李種議以為民西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氏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洎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減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惠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之。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光霽止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

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北出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舉人出財。減臯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皂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之病。死於道路。况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對曰。先帝聖惠。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遠竟之不照。故金布令甲

曰。邊郡數被兵難。飢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同為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強吏民請奪假貸。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奸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者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以為此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議。

時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獄時。已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疏曰。聖王置諫諍之臣者。非以崇憲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剛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

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息。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

東漢光武時。湖陽公主蒼頭白目。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參乘。洛陽令董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湏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姬為白衣時。歲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強。莫不震慄。京師號為卧虎。歌之曰。抱鼓不鳴董少平。

大中大夫成儀侯梁統在朝廷數陳便宜。以為法令既輕。下奸不

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乃上疏曰。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以一百二十三事。手殺人者。咸死一等。自是以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為務。政理。以去亂為心。刑罰在中。無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高帝受命誅暴。平蕩天下。約令定律。誠得其宜。文帝寬惠柔克。遭世平康。唯除有肉刑相坐之法。它皆率由。無革舊章。武帝致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征伐遠方。軍役數興。豪傑犯禁。奸吏弄法。故重首匿之刑。著知縱之律。以破兩董。以徵隱匿。宣帝既明正直。總御海內。臣下奉憲。無所失墜。因循先典。天下稱理。至哀平繼體。而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

奏於左。伏惟陛下。包元履德。權時撥亂。功瑜文武。惠謀高皇。誠不。因循季末。衰微之軌。回神明察。考量得失。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事下三公廷尉。議者以為。隆刑峻法。非明主急務。施行日久。豈一朝所釐。統今所定。不宜開可。統復上言曰。有司以臣所言不可施行。尋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宜比方今事。驗之往古。幸導前典。事無難改。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要。帝令尚書問狀。統對曰。臣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又曰。夏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措手足。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所以防遏救亂。坐安眾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賊之路也。自高祖之興。至于孝宣。君明臣忠。謀謨深博。猶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內稱

理。斷獄益少。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而盜賊侵多。歲以萬數。間者三輔從橫。羣輩並起。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隴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畧吏人。詔書討捕。連年不獲。是時以天下無難。百姓安平。而狂狡之執。猶至於此。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奸軌。而害及良善也。故臣統頌陛下。永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

屬儀侯梁統及群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官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議。光祿勳杜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惠。齊之以禮。有取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得失。故破矩為圓。斲彫為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懽欣。人懷寬德。

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誡欺無限。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賊。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敵稱深。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章帝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為斲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尚書陳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請生蕩安形體。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君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蠲獄刑。無留罪。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

成曰。早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為展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首嘗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為它應。不以改律。秦為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聖功美業。不實中疑。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

章帝時。太學生梁郁陰上書告太學生孫期孔信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下有司。駟詣吏受訊。傳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自訟曰。臣之愚意。以為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

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見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悔改。儻宜不當。名宜含宥。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為自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願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窺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為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備。銜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手。謹爾關伏。待重誅。帝始亦無罪。傳尋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傳蘭臺令史。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賞其死刑。而降宥之。

自後因以為比。和帝時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尚書張敏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息。不有成科。律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法。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怒者為定法者。則是故設奸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令不為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寔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長。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教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為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繁。議寔不有。敏復上疏曰。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眾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為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孰憲之

吏復容其奸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為天地之性。惟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教。記曰。利一言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災。秋一物華。即為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命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

和帝永元六年。陳寵代郭躬為廷尉。復按律令。刑法溢於甫刑者。奏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即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犯罪。應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七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軋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說各駁異。刑法繁多。宜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

應經合義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合為三千與禮相應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使百姓改易視聽以成大化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會寵抵罪遂寢。

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毋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時太山太守袁助追駁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云九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九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玉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朝

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懸猶每自投斃昔君忍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晁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悅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灾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貴能功賞動寬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也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

獻帝建安元年應劭刪定律令以為漢議表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也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免獲厥中俾後之人永有鑒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

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勅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燬。靡有才遺。開闢以來。豈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巨竊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為之節文。大集議駁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璋之士。惠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左氏云。雖有姬姜。不棄樵悴。雖有絲麻。不棄菅蒯。蓋所以代償也。是用敢露頑才。廁于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德。惟因萬機之餘暇。遊意省覽。獻帝善之。於是舊事存焉。魏文帝踐阼。以高柔為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內侯。轉加治書執法。時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

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譟。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群。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奸宄。緝刑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祖。久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為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即從。而時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於是遂絕。

明帝即位。閔鄉侯閔音衛覲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之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

明帝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獵於禁內。財死。其功曹張京詣較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廷尉高柔表請。告有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

吾豈妄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為奏。辭指深切。帝意悟。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

明帝以宮室盛興而期會迫急。有稽限者。帝親及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肅抗疏曰。陛下之所行刑。皆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將為倉卒。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均其死也。不汙宮掖。不為結紳。驚惋。不為遠近所疑。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云。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為也。

齊王正始中。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毋丘儉之誅。其子向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顛與景帝姻通。表魏帝以向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為潁川太守劉子元妻。元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為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庸侯脩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

立重辟。漢又脩之。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慈已出之女。誠欲珍醜類之族也。然則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為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它族。遠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今女既嫁。則為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為它族之母。此為元惡之所忽。戮無辜之所重。於防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心。男不得罪於它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為永制。於是詔改定律令。既成。預為之。晉武帝即位。鎮西長史杜預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為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義

於刑厝。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鍾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失折薪之理也。詔班于天下。

泰始三年。車騎將軍賈充等定議律令。事畢表上。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其後明法掾張裴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王政布於上。諸侯奉於下。禮樂撫於中。故有三才之義焉。其相頌而成。若一體焉。刑名所以經畧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衆篇之夕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經領。其犯盜賊詐偽請賊者。則求罪於此。作後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訊為之心舌。捕繫為之手足。斷獄為之定罪。名例齊其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

上下無方。不離于法律之中也。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以為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蔽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鬪。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失。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替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辰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強。攻惡謂之畧。三人謂之群。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賍。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書無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侮實不知情。當從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尊聞。皆為賊。聞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為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道徑射。不得為過失之禁也。都城人眾中。走馬殺人。當為賊。賊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聞。聞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強。盜呵人取財。似受財。囚解所連。似告劾。諸勿聽理。似故縱。持質似恐。獨如此之比。皆

為無常之格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故律制生罪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答不過千二百。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月。歲數不疑。閏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司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疏公私。不可常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刑法關於下。裁全其法。是故尊卑叙。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為強盜。不自知亡。為縛。守將中有惡言。為恐。獨不以罪名。呵為呵人。以罪名呵為受賊。劫召其財。為持質。此八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與。為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為盜賊。輸入。呵受。為留難。歛人財物。

積藏於官。為擅賦。加歐擊之。為殘辱。諸如此類。皆為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攤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鬪。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懼。貌在聲色。奸真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為告。下手有禁。當為賊。喜子殺怒子。當為戲。怒子殺喜子。當為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殺傷人。它皆勿論。即誣告。謀反。有反坐。十歲。不得告言人。即奴婢。捍主。主得謁殺之。賊。燔人。廬舍。積聚。盜賊。賊五匹以上。奔市。即燔官府。積聚。盜之。當與同。歐人。教令者。與同罪。即令人。歐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遺物。強取。強乞之。

類無還贖法。隨例界之。文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為公為私。賊入身不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畧不循常。或隨事而盡情。或誣害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註以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刑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觀象者。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制之中。求其根芽之微。致之於機格之上。稱輕重於毫銖。考輩類於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身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弃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誠。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寶君子而逼小人。故為勅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欲令提綱而大道清。舉畧而王法齊。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通天下之志。唯忠也。斷天下之疑。唯文也。切天下之情。唯遠也。彌

天下之務。唯大也。變無常體。唯理也。非天下之賢聖孰能與於斯。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財之謂之格。刑殺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似秋彫落之變。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輒相依准。法律之義焉。

賈充等既定議律令表上。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時劉頌為廷尉。頌表宜復肉刑。不見省。又上言曰。臣昔上行肉刑。後來積年。遂寢不論。臣竊以為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奸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為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谷。飢寒切身。志不聊生。又有廉士介者。苟慮不首死。則皆為盜賊。豈況本性奸凶。無賴之徒乎。又令徒富者輸財。解曰。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為奸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虜

惡橫肆。為法若此。近不盡善也。是以徒亡日屬。盜賊日煩。亡之數者。至有十數。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為終身之徒也。自願反善無期。而矣。因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曰。囚不可不赦。復從而赦之。此為刑不制罪。法不勝奸。下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為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奸惡陵暴。所在充斥。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盜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為也。乃去其為惡之真。使夫奸人無用。復肆其志。止奸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則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之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乖離於塗

路。有今之困。創愈可役。上准古制。隨宜業作。雖已刑殘。不為虛弃。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盜盜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已自杖罰遣。又宜制其罰數。使有常限。不得減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長。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答。答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為戮。終身作誠人。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且為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為惡之具。此為諸已刑者。皆良士也。豈與全其為奸之手。尋而噉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臣竊以為不職務之甚也。臣昔常侍左右。數聞明詔。謂肉刑宜用。事便於政。願陛下信獨見之。斷使夫能者得奉聖慮。行之於今。比填溝壑。莫見太平。周禮三赦。三宥。施於老幼。悼耄。黷。不屬逮者。此非為惡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至於自非此族。犯罪則必刑。而無赦。此政之

理也。暨至後世。以時變多難。因赦解結。權以行之。又不以寬罪人也。至今恒以罪積獄繁。赦以散之。是以赦愈數而獄愈塞。如此不已。將至不勝。原其所由。肉刑不用之故也。今行肉刑之徒。不積且為惡。無具則好息。去此二端。獄不得繁。故無取於數赦。於政體勝矣。疏上又不見省。

武帝時。太廟初建。詔普增位一等。後以主者承詔失旨。改除之。尚書郎摯虞上表曰。臣聞普之聖明。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達於萬國之誠也。前乙巳赦書。遠稱先帝遺惠。餘澤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驛書班下。被于遠近。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更以主者思文不審。收既往之詔。奪已對之施。臣之愚心。竊以為不可。詔從之。

惠帝時。齊王問起義兵。趙王倫收東萊王粲及弟北海王。寔繫廷尉。

當誅。倫太子中庶子祖納上疏諫曰。罪不相及。惡止其身。此先哲之弘謀。百王之達制也。是故鯀既殛。禹乃嗣興。二叔誅放。而邢衛無責。逮乎戰國。及至秦漢。明恕之道。寢猜嫌之情。用乃立質任以御衆。設從罪以發奸。其所由來。蓋三代之弊法耳。粲寔獻王之子。明德之胤。宜蒙特宥。以全親親之典。會孫秀死。粲等悉得免。

時政出羣下。每有疑獄。各立私情。刑法不定。獄訟繁滋。尚書裴頌表陳之曰。夫天下之事多塗。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擾。賴恒制而後定。先王知其所以然也。是以辨方分職。為之準局。準局既立。各掌其務。刑賞相稱。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羣吏安業也。舊宮掖陵廟有水火毀傷之變。然後尚書乃躬自奔赴。其非此也。皆止於郎令史而已。刑罰所加。各有常刑。去元康四年大風之後。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于時以嚴詔所讞。莫敢據正。然內外之意。余謂事輕。

責重。有違於常。會五年二月有大風至者。懲懼前事。臣新拜尚書。始三日。本曹尚書有疾。權令兼出。接行蘭臺主者。乃瞻望阿棟之間。求牽毛之不正者。得棟上毛小邪十五處。或是始尾時邪。蓋不足言。風起倉卒。臺官更往。太常按行。不及得周。文書未至之頃。便競相禁止。臣以權兼暫出。出還便罷。不復得窮其事。而本曹據執。却問無已。臣時具加解遣。而主者畏咎。不從臣言。禁止太常。復興刑獄。昔漢氏有盜廟玉環者。文帝欲族誅。釋之。但慶以死刑。曰。若侵長陵一杯土。何以復加。文帝從之。大晉垂制。深惟經遠。山陵不封。園邑不飭。墓而不墳。同乎山壤。是以丘阪存其陳草。使齊乎中原矣。雖陵北等巖。唯毀殺然後族之。此古典也。若登踐犯損。失盡敬之道。事止刑罪。可也。去年奴聽教。加誣周龍燒草。廷尉遂奏族龍一門八口。并命。會龍獄。然後得免。考之情理。準之前訓。所慶實重。今年八月陵上荆一枝圍

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雖知事小而禁劾難測。播擲驅馳。各競免負。于今太常禁止未解。近日太祝署失火。燒屋三間半。署在廟北。隔道在重牆之內。又即已滅。頻為詔旨所問。主者以詔旨使問頻繁。便責尚書不即按行。輒禁止尚書免皆在法外。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誠不能皆得循常也。至於此輩皆為過當。每相逼迫。不復以理。上替聖朝畫一之德。下損崇禮大臣之望。臣愚以為犯陵上草木。不應乃用同產異刑之制。按行奏劾。應有定準。相承務重。體例遂虧。或因餘事得容淺深。願雖有此表。曲議猶不止。

三公尚書劉頌上疏曰。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今備掌刑斷。臧思其憂。謹具啓聞。臣竊伏惟陛下為政每盡善。故事求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失法者固以盡理為法。而上求

盡善則諸下牽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書徵文。徵文必有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曲當。故執平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奸偽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苟斷不一。則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議異。獄犴不平。有傷於法。古人有言。人主詳其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詳匪它。盡善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期者。輕重之當。雖不厭情。苟入於文。則佞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夫善用法者。忍違情不厭。聽之斷輕重。雖不允人心。經於凡覽。若不可行。法乃得直。又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平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彈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重為。故不近似此類。不得出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

下。人聽不惑。吏不察。奸可以言政。人主軌斯格。以責羣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古人有言。善為政者。看人設教。看人設教。制法之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然則看人隨時。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軌既定。則行之。行之信如四時。執之堅如金石。群吏豈得在成制之內。復稱隨時之宜。傍引看人設教。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隨時矣。今若設法未盡。當則宜改之。若謂已善。不得盡以為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輕重也。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合四海。不可以不信。以為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繩以不信之法。且先識有言。人至愚而不可欺也。不謂平時背法意斷。不勝百姓頤也。上古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咸弃曲當之妙鑿。而任徵文之直準。非聖有殊。所過異也。今論時敦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

臣竊以為聽言則美論理則達。然天下至大。事務衆雜。時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為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則法恒全。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當以釋不滯。則事無闕。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已。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跡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準也。主者小吏。處事無常。何則。無情則法徒克。有情則撓法。積克似無私。然乃所以得其私。又恒所阻以衛其身。斷當恒克。世謂盡公。時一曲法。乃所不疑。故人君不善倚深。似公之斷。而責守文如令之奏。然後足為有檢。此又平法之一端也。夫出法權制。指施一事。屬情合聽。可適耳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於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為經制。終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遠有所苞。故請事識體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忍曲當之。近適以全簡直之。準。不牽於九聽之所安。必守徵文以正例。每臨其事。恒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槩也。又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為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當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內。所見不同。乃得為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為駁。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詔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以為。夫禮以訓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事實由之。若斷不斷。常輕重隨意。則王憲不一。人無所錯矣。故觀人設教。在上之舉。守文直法。臣吏之節也。臣以去太康八年。隨事異議。周懸象魏之書。漢詠畫一之法。誠以法與時共。義不可二。今法素定。而法為議。則有所開。長以為宜。如頌所啓為永久之制。

元帝為丞相時。朝廷草創。議斷不循法律。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曰。禮以崇善。法以閑非。故禮有常典。法有常防。人知惡而無邪心。是以周建象魏之制。漢創畫一之法。故能闡弘大道。以至刑厝。律令之作。由來尚矣。經賢智。歷夷險。隨時斟酌。最為周備。自宣興以來。法度陵替。至於處事。不用律令。競作屬命。人立異議。曲適物情。虧傷大例。府立節度。復不奉用。臨事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詔。委之大官。非為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按法蓋籠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為以情壞法。法之不一。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為駁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經傳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謂宜令錄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

依準。以虧舊典也。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王者唯當徵文據。法以事為斷耳。元帝即位。河東衛展為廷尉。上言曰。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漢文除之。增加大辟。令人戶彫。百不遺一。而刑法峻重。非旬踐養胎之義也。臣謂宜復古。施行以隆太平之化。詔內外通議。於是驃騎將軍王導。太常賀循。侍中紀瞻。中書郎庾亮。大將軍諮議參軍梅陶。散騎郎張寢等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尚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曾改也。豈是漢文常主所能易者乎。時蕭曹已沒。絳灌之徒。不能正其義。遠班固深論其事。以為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又死刑太重。生刑太輕。生刑縱於上。死刑恣於下。輕重失當。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也。非以是惡也。非以殘人也。所以救姦。所以當罪。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則加之以

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巨萬計。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况行之於政乎。若乃惑其名而不練其實。惡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坎蹈井。愚夫之不若。何取於政哉。今大晉中興。遵復古典。率由舊章。越千載之滯義。拯百殘之遺黎。使皇典廢而復存。黔首死而更生。至義暢乎三代之際。遺風播乎百世之後。生肉枯骨。惠侔造化。豈不休哉。惑者乃曰。死由不懲。而况於刑。然人者。冥也。其至愚矣。雖加斬戮。忽於灰土。死事曰往。生欲曰存。未以為改。若刑諸市朝。朝夕鑿戎。刑者詠為惡之永痛。惡者觀殘刑之長廢。故足懼也。然後知先王之輕刑以御物。顯誠以懲愚。其理遠矣。尚書令刁協。尚書薛兼等議。以為聖工悼殘荒之遺黎。傷犯死之繁衆。欲行則以代死刑。使犯死之徒得存性命。則率土蒙更生之澤。兆庶必懷恩以反化也。今中興祚隆。大命惟新。誠宜設寬法以育

人。然懼群小愚蔽。習翫所見。而忽異聞。或未能咸服。臣謂行刑之時。先明申法令。樂刑者則甘死者殺。則心必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如舊。不在刑例。則進退為允。尚書周顛。郎曹彥中。書郎桓彞等議。以為復肉刑以代死。誠是聖王之至德。哀矜之弘私。然竊以為刑罰輕重。隨時而作。時人少罪而易威。則宜從輕而寬之。時人多罪而難威。則宜化刑而濟之。肉刑平世所應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人有餘奸。習惡之徒。為非未已。截頭絞頭。尚不能禁。而乃更斷足。劓鼻。輕其刑罰。使欲為惡者。輕犯寬刑。蹈罪更衆。是為輕其刑。以誘人於罪。殘其身。以加楚酷也。昔之畏死刑。以為善人者。今皆犯輕刑。而殘其身。畏重之常人。反為犯輕。而致於囚。此則何異斷刑。常人以為恩。仁邪。受刑者轉虐。而為非者日多。誦貴屨賤。有鼻者。醜也。徒有輕刑之名。而實開長惡之源。不如以殺止殺。重以全輕。

權小停之。須聖化漸著。兆庶易感之日。徐施行也。議者元帝猶欲從
辰所上。大將軍王敦以為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
寇未殄。不宜有慘酷之聲以聞天下。於是乃止。

時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終。喪服訖。還前
夫家。前夫家亦有繼子奉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
來去。父許諾。於是制出母齊衰期。御史中丞卞壺奏曰。就如式父臨
終許諾。必也正名。依禮為無所據。若夫有命。須顯七出之責。當存時
棄之。無緣以絕義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臨困。譟亂。使去留自由者。
此必為相要。以非禮。則存亡無所得從。式宜正之以禮。魏顆父命不
從其亂。陳乾昔欲以二婢子殉。其子以非禮不從。春秋禮記善之。並
以妾媵猶正以禮。况其母乎。式母於其夫生事奉終。詐為既絕之妻。
夫亡制服。不為無義之婦。自云守節。詐為更嫁。離絕之斷。在夫沒之

後。夫之既歿。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為出母。此母以子出也。致使存
無所容。婦歿無所託也。寄命於他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家。若式父
亡後。母尋歿於式家。必不以為出母明矣。許諾之命一耳。以為母於
同居之時。至歿前子之門。而不以為母。此為離絕於二居。裁出否於
意斷。離絕之斷。非式而誰。假使二門之子皆此母之主。母戀前子。求
去求絕。非權於後家。還反又非禮於前門。去不可去。還不可還。則為
無寄之人也。式必內盡匡諫。外極防閑。不絕明矣。何至守不移於至
親。略情禮於假繼乎。繼母如母。聖人之教。式為國士。閨門之內。犯禮
違義。闕闕未有。於父則無追亡之善。於母則無孝敬之道。存則去留
自由。亡則合葬。路人可謂生事不以禮。死葬不以禮者。也。虧損世教。
不可以居人倫。詮正之任。案侍中司徒臨穎公組。敷宣五教。實在任
人。而含容違禮。曾不貶黜。揚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燁。淮南大中

正散騎侍郎弘顯執邦論。朝野取信。曾不能率禮正。遲崇孝教之教。並為不勝其任。請以見事免組煒和官。大鴻臚削爵土。廷尉結罪。疏奏。詔持原組等。式付鄉邑。請職廢棄終身。壺遷吏部尚書。

成帝時。召南陽樂護為郡中正。潁川庾怡為廷尉評。護怡各稱父命。不就。給事中尚書令卞壺奏曰。人無非父而生。職無非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有家各私其子。此為王者無人。職不軌物。官不立政。如此。則先聖之言廢。五教之訓塞。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替矣。樂廣以平虜稱。庾玨以忠薦。顯受寵聖世。身非已有。况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人心。則戰戍者之父母。皆當以命。子不以處也。若順護父之意。則人皆不為郡中正。人倫廢矣。順怡父之意。人皆不為獄官。則刑辟息矣。凡如是者。其可聽歟。若不可聽。何以許護怡之得稱父命乎。此為護以名父子。可以虧法。怡是親戚。可以自專。以

此二塗。服人示世。臣所未悟也。宜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廢公。絕其表跡。以為永制。朝議以為然。護怡不得已。各居所職。

范堅遷尚書右丞。時廷尉奏殿中帳吏郡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匹。有司正刑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暭過。聞鼓乞恩。辭求自沒。為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朱暎議以為天下之人。父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施。堅亦同暎議。時議者以廣為鉗徒。二兒沒入。既足以懲艾。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為五歲刑。宗等付奚官為奴。而不為永制。堅駁之曰。自淳朴洗散。刑辟乃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既許宗等以死。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父者。豈不損絕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主者今奏云。惟特聽宗等而不為永制。臣以為王者之作。動關

威表。頓笑之間。尚慎所加。况於國典。可以徒虧。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居然許宗之請。將來許者。何匪民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為例。交與怨讎。此為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惡於後。成帝從之。正廣死刑。

安帝元興末。桓玄輔政。又議欲復肉刑。斬左右趾之法。以輕死刑。命百官議。蔡廓上議曰。建邦立法。私政穆化。必隨時置制。德刑兼施。長貞一以閑其邪。教禁以檢其慢。灑湛露以流潤。厲嚴霜以肅威。雖復質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設。肇自咎王。蓋由曩世風淳。人多惇謹。圖像既陳。則機心直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隆無為。季末澆偽。設網彌密。利巧之懷日滋。耻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役。不足止其奸。况乎黥鼻。豈能反於善。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俗之益。至於棄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殺。考律同歸。輕重約科。咸

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為留懸。今英輔翼贊道邈伊周。誠宜明慎用刑。愛人弘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而孔琳之議不同。用王郎直。侯玄之旨。時論多與琳之同。故遂不行。

義熙十四年。大司馬府軍人朱興妻周坐息。男道扶。年三歲。先得癩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蘊之。為道扶姑女所告。正周棄市刑。尚書僕射徐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虎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為法律之外。故尚私物之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為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雖伏法者。當辜。而在宥者。靡容。愚謂可特申之。退裔從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九

法令

宋武帝時。司徒王弘與八座丞郎上疏曰。同位犯法。無士人不罪之料。然每至詰譴。輒有請許。若垂恩宥。則法廢不可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為苦。怨宜更為其制。使得憂苦之衷也。又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為重。宜進主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補兵。既得小寬民命。亦足以有懲也。想各言所懷。左丞江奧議曰。士人犯盜賊。不及棄市者。刑竟自在。賊汙淫盜之目。清議終身。經赦不原。當之者。足以塞愆。聞之者。足以鑒誡。若復雷同。羣小。謫以兵役。愚謂為苦符伍。雖比屋鄰居。至於士庶之際。實自天隔。舍藏之罪。無以相閑。奴客與符伍交接。有所蔽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及奴客。自是容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如其無奴。則不應坐。右丞孔默之議。

曰。君子小人既雜為符伍。不得以相檢為義。士庶雖殊而理有聞察。驛百司居上。所以下不必躬親而後同坐。是故犯違之日。理自聞。今罪其養子典討者。蓋義存厥僕。如此則無奴之室。豈得宴安。但既云復士。宜令輸贖。常盜四十匹。主守五匹。降死補兵。雖大存寬惠。以紓民命。然官及二千石。及大節士大夫。時有犯者。罪乃可戮。恐不可以補兵也。謂此制可施小人。士人自遠用舊律。尚書王准之議曰。昔為山陰令。士人在伍。謂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糾之。此非士庶殊制。寔使即刑當罪耳。夫束脩之胄。與小人隔絕。防檢無方。宜及不逞之士。事接羣細。既同符伍。故使糾之。于時行此。非唯一處。左丞議。奴客與鄰伍相關。可得檢察。符中有犯。使及刑坐。即事而求。有乖實理。有奴客者。類多使役。東西分散。住家者少。其有停者。左右驅馳。動止所須。出門甚寡。典計者在家十無其一。奴客坐伍。濫

刑必衆。恐非立法當罪本旨。右丞議。士人犯偷不及大辟者。宥補兵。雖欲弘士。懼無以懲邪。乘理則君子。違之則小人。制嚴於上。猶冒犯之。況其宥科。犯者或衆。使畏法革心。乃所以大宥。不免士庶異制。意所不同。殿中郎謝元議。謂事必先正其本。然後其末可言。本所以押士大夫於符伍者。將以檢小人邪。為使受檢於小人邪。案左丞議。士庶天隔。則士無和庶之由。以不知而狎之於伍。則是使檢於小人也。然則小人有罪。士人無事。僕隸何罪而令坐之。若以實相交。聞貴其聞察。則意有未因。何者。名實殊章。公私異令。奴不狎符。是無名也。民之貨財。是私賤也。以私賤無名之人。豫公家有實之任。公私混淆。名實非允。由此而言。謂不宜坐。遷徙其主。於事為宜。無奴之士。不在此例。若士人本檢小人。則小人有過。已應獲罪。而其奴則義歸僕隸。然則無奴之士。未合宴安。使之輸贖。於事非繆。二科所附。惟制之本耳。

此自是辨章二本。欲使各從其分。至於求之管見。宜附前科區別士庶。於義為美。盜制按左丞議。士人既終不為兵革。幸可同寬宥之惠。不必依舊律。於議咸允。吏部郎何尚之議曰。按孔右丞議。士人坐符伍為臯。有奴臯奴。無奴輸贖。既許士庶緬隔。則聞察自難。不宜以難知之事。定以必知之法。夫有奴不賢。無奴不必不賢。今多僮者。傲然於王憲。無僕者。怵迫於時網。是為恩之所宥。恒在程卓。法之所設。必加顏原。求之鄙懷。竊所未慝。謝元謂。奴不隨土。於名分不明。誠是有理。然奴僕實與閭里相關。今都不問。恐有所失。意同左丞議。弘議曰。尋律令。既不分別士庶。又士人坐同伍。雁請者無處無之。多為時恩所宥。故不盡親請耳。吳及義興通有。許陸之徒。以同符令。給二千石論。啓丹書。已未問。曾指士人云。十數年前。亦有四族坐此。被責。以恃恩獲停。而主尚書云。人舊無同伍坐。所未之解。恐莅任之日。偶不值

此事故邪。聖明御世。士人誠不憂至苦。然要須寤事論通。上干大聽。為紛擾。不如近為定科。使輕重有節也。又尋甲符制。獨士人不傳符耳。令吏復除。亦得如之。共相押領。有違糾列。了無等乘。非許士人閭里之外也。諸議云。士庶緬絕。不相參知。則士人犯法。庶民得不知。若庶民不許不知。何許一人不知。小民自非超然簡獨。永絕塵靴者。比門接棟。小以為意。終自聞知。不必湏日夕未往也。右丞百司之言。粗是其况。如襄陵士人。實與里巷閭接。相知情狀。乃當於冠帶小民。今謂之士人。便無小人之坐。署為小民。輒受士人之罰。於情於法。不其頗歟。且都令不及士流。士流為輕。則小人令使。微預其罰。便事至相糾。閭伍之防。為不同。謂士人可不受同伍之謫耳。罪其奴客。庸何傷邪。無奴客。可合輸贖。又或無奴。僅為眾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當親臨列上。依事遣判。偷五匹。四十四匹。謂應見優量者。實以小吏無知。

臨財易昧。或由疏慢。事蹟重科。求之於心。常有可懲。故欲小進匹數。寬其性命耳。至於官長以上。齊蒙祿祭。付以局任。當正已明憲。檢下防非。而親犯科律。亂法冒利。五匹乃已。為弘矣。士人無私相偷。四十匹理。就使至此。致以明罰。固其宜耳。並何容復加哀矜。且此輩士人。可殺不可譴。有如諸論本意。自不在此也。近聞之道路。聊欲共論。不呼乃爾。難精。既眾議糾紛。將不知其已。若呼不應。停寢。謂宜集議。奏聞。決之聖旨。

少帝景平二年。羊玄保為宣城守。先是劉式之為宣城。立吏民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若獲者賞位二階。玄保以為非宜。陳奏曰。臣伏尋亡叛之由。皆出於窮逼。未有足以推存而樂為此者也。今立殊制。於事為苦。臣聞苦不可貞。懼致流弊。昔龔遂警民於亂。繩緩之。然後可理。黃霸以寬和為用。不以嚴刻為先。臣愚以謂單身

逃役。便為盡戶。今一人不測。坐者甚多。既憚重負。各為身計。牽挽逃竄。必致繁滋。又能禽獲叛身。類非謹惜。既無堪能。坐陵勞吏。名器虛假。所妨實多。將階級不足。供賞。服勤無以自勸。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邪。則應與天下為一。若其非邪。亦不宜獨行一郡。民罹憂患。其弊將甚。臣忝守所職。慎難遵用。致率管穴。冒以陳聞。

文帝元嘉初。會稽剡縣民黃初妻趙打息載妻王死亡。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稱。息女葉。依法徙趙二千里外。司徒右長史傅隆上議曰。原夫禮律之興。蓋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也。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云三世。為體猶一。未有能分之者也。稱雖創巨痛深。固無讎祖之義。若稱可以殺趙。趙當何以處載。將父子孫祖互相殘戮。懼非先王明罰。各絲立法之本旨也。向使日磔之孫。砥鋒挺錐。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碣柁。徒何得流名。

百代以為美談者哉。舊令云殺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
祖明矣。趙當避王莽功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
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體。因親以教愛者也。趙既流移。載為人子。何
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內愧
終身。稱當沈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永絕。事理固然也。從之。

南齊世祖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注。永明七年。尚書
郎王植撰定律章表奏之曰。臣等晉律。文簡辭約。旨通大綱。事之
所質。取斷難釋。張斐杜預同注一章而生殺永殊。自晉泰始以來。唯
斟酌參用。是則吏挾威福之勢。民懷不對之怨。所以溫舒獻辭於失
政。絳侯愴慨而興歎。皇運革祚。道冠前王。陛下紹興。先開帝業。下車
之痛。每側上仁。滿堂之悲。有矜聖思。爰發德音。刑正刑律。敕臣集定
張杜二注。謹彌愚蒙。盡思詳撰。削其煩害。錄其允衷。取張注七百三

十一條。杜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七
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為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為二
十卷。請付外詳校。摘其連謬。從之。於是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
輕重慶。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制旨王決。
至九等。廷尉孔稚珪上表曰。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為正。馭大國者
以法理為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奸漸。莫不資
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曆登皇。乘圖踐帝。天
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頽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
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敕臣與公卿八座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諮
審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
抄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薏。其中洪疑大議。展
論相背者。聖照玄覽。辨自天華。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叙一卷。凡

二十一卷。今以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帳裏。冤鬼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矣。冤毒之死。上干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由。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勲餘力。或以勞更暮齒。獷猜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狼態。吞剥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冤積之興。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為用。使于公哭於邊城。孝婦冤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滅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元常文惠。績映魏闕。今之士子。莫肯為業。

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慙永歲。未達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為閭伍所蚩。將恐此書永墜下之之手矣。今若私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宦流。班習胄子。扶其精究。使處內局。簡其貞良。以居外任。方岳咸選。其能。邑長並擢。其術。則臯繇之謀。指掌可致。杜鄭之業。爵焉何遠。然後奸邪無所逃其形。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首之相驅。若弦括之相接矣。臣以踈短。謬司大理。陛下發自聖衷。憂矜刑網。御延奉訓。遠昭民瘼。臣謹仰述天官。伏奏雲陛。所奏繆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詔報從納。事竟不施行。

後魏獻文帝詔諸監臨之官。所監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真者以徒坐。論糾告得尚書已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雍州刺史張白澤上表諫曰。伏見詔書禁尚書以下受禮者刑。見糾之

者代職。伏惟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乃不易之令軌。百王之通式。今之郡曹。古之公卿也。皆翊扶萬幾。贊徽百揆。風化蕃此而平。治道由茲而穆。且周之下士。尚有代耕。况皇朝貴任而服勤。無報。豈所謂祖襲堯舜。憲章文武者乎。羊酒之罰。若行不已。臣恐奸人窺尊。忠臣憚節。而欲使事靜民安。治清務簡。至於委任責成。下民難辨。如臣愚量。請依律令舊法。稽同前典。班祿酬廉。首去亂群。常刑無赦。苟能如此。則升平之軌。期月可望。刑厝之風。三年必致矣。顯祖納之。

孝文帝謂侍臣曰。百揆多途。萬機事猥。未周之闕。卿等宜有所陳。尚書中書監高閭對曰。臣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理兼於庶務。孔子至聖。三年有成。子產治鄭。歷載乃就。今聖化方宣。風教驟改。行之積久。自然致治。理之必明。不患事闕。又為政之道。終始若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令既宣。若有不合

於民者。因民之心而改之。願終成其事。使至教必行。臣反覆三思。理畢於此。不知其它。但使今之法度。必理必明。必行必久。勝殘去殺。可不速而致。高祖曰。刑法者王道之所用。何者為法。何者為刑。施行之日。何先何後。閭對曰。臣聞刑制立會。軌物齊眾。謂之法。犯違制約。致之於憲。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必後著。自鞭杖已上。至於死罪。皆謂之刑。刑者成也。成而不可改。高祖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問曰。何異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者是政。何者是事。閭對曰。臣聞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然則天下大同。風軌齊一。則政出於天子。王道衰。則政出於諸侯。君道缺。則政出於大夫。政詩叙曰。王道衰。政教失。則國異政。家殊俗。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奉。高祖曰。若君命為政。子夏為莒父宰。問政。此應奉命而已。

何得稱政。尚書游明祿曰。子夏宰民。故得稱政。帝善之。宣武帝時。有詔以姦吏犯罪。每多逃遁。因旨乃出。並皆釋然。自今已後。犯罪不問輕重。而藏竄者。悉遠流。若永避不出。兄弟代徙。尚書左僕射源懷奏曰。謹案條制。逃吏不在赦限。竊惟聖朝之恩。事異前宥。諸派徒在路。尚蒙旋反。况有未發。而仍遣邊戍。按守宰犯罪。逃去者。衆。緣潤既優。尚有茲失。及蒙恩宥。卒無得還。今獨若此等。恐非均一之法。如臣管執。謂宜免之。書奏。門下以成式既班。駭奏不許。懷重奏曰。臣以為法貴經通。治尚簡要。刑憲之設。所以網羅罪人。苟理之所備。不在繁典。行之可通。豈容峻制。此乃古今之達政。救世之恒規。伏尋條制。勲品已下。罪發逃亡。遇恩不宥。仍流妻子。雖欲抑絕奸途。匪為通式。謹按事條。侵官敗法。專據派外。豈凡品已上。人皆貞白也。其諸州守宰。職任清流。至有貪濁。事發逃竄。而遇恩免罪。勲品已下。獨

乖斯例如此。則寬縱上流。法切下吏。育物有差。惠罰不等。又謀逆滔天。輕息尚免。吏犯微罪。獨不蒙赦。使大宥之經不通。開生之路致雍。進違古典。退乖今律。輒率愚見。以為宜停。書奏。世宗納之。時詔以奸吏逃刑。懸配遠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并州大中正郭作奏曰。慎獄審刑。道煥先古。垂憲設禁。義纂惟今。是以先王沿物之情。為之軌法。故八刑備於昔典。奸律炳於來制。皆所以謀其始迹。訪厥成罪。敦風厲俗。永資世範者也。伏惟旨義博遠。理絕近情。既懷愚異。不容不述。誠以敗法之原。起於奸吏。奸吏雖微。敗法實甚。伏尋詔旨。信亦斷其通逃之路。為治之要。實在於斯。然法貴止奸。不在過酷。立制施禁。為可傳之於後。若法猛而奸不息。禁過不可永傳。將何以載之刑書。垂之百代。若以奸吏逃竄。徒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從之。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愚謂罪人既逃。止徒妻子。走者之身。懸名

永配於青不免奸徒自塞詔從之

孝明帝時蘭陵公主駙馬都尉劉輝坐與河陰縣民張智壽姦容妃陳慶和姦慧猛奸亂耽惑歐主傷胎輝懼罪逃亡門下慶奏各入死刑智壽慶和並以知情不加防限慶以流坐詔曰容妃慧猛怒死髡鞭付宮餘如奏尚書三公郎中崔纂執曰伏見旨暮若獲劉輝者職人賞二階白民聽出身進一階所役免役奴婢為良案輝無叛逆之罪賞同反人劉宣明之格又尋門下慶奏以容妃慧猛與輝私奸兩情耽惑令輝挾忿歐主傷胎雖律無正條罪合極法並慶入死其智壽等二家配敦煌為兵天慈廣被不即誅譴雖怒其命竊謂未可夫律令高皇帝所以治天下不為喜怒增減不由親疎改易案闕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殺子孫者五歲刑歐殺者四歲刑若心有愛憎而故殺者各加一等雖王姬下降貴殊常妻然人婦之孕不得非

一夕生永平四年先朝舊格諸刑流及死皆首罪判官後決從者事必因本以求支獄若以輝逃避便應懸慶未有捨其首罪而成其末愆流死參差或時未允門下中禁大臣職在敷奏昔邴吉為相不存闕斃而問牛喘豈不以司別故也案容妃等罪止於奸私若擒之穢席衆證分明即律科慶不越刑坐何得同宮掖之罪齊奚官之律案智壽口訴妹適司士曹參軍羅顯貴已生二女於其夫則亡家之母禮云婦人不二夫猶曰不二天若私門失度罪在於夫豈非兄弟昔魏晉未除五族之刑有免子殺母之坐何曾諱之謂在室之女從父母之刑已醮之婦從夫家之刑斯乃不刊之令軌古今之通議律期親相隱之謂凡罪况奸私之醜豈得以同氣相證論刑過其所犯語情又乖律憲案律奸罪無相緣之坐不可借輝之忿加兄弟之刑夫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不私於天下無欺於耳

目。何得以正刑書施行四海。刑名一失。駟馬不追。既有詔旨。依即行下。非律之案。理宜更請。尚書元修義以為昔哀姜悖禮於魯。齊侯取而殺之。春秋所譏。又夏姬罪監於陳國。但責徵舒而非父母。明婦人外成犯禮之愆。無闕本屬。况出適之妹。豐及兄弟乎。右僕射游肇奏言。臣等謬參樞轄。獻替是司。門下出納。謨明常則。至於無良犯法。職有司存。劾罪結案。本非其事。容妃等奸狀。罪止於刑。並處極法。準律未當。出適之女。坐及其兄。推據典憲。理實為猛。又輝雖逃刑。罪非孥戮。慕同大逆。亦謂加重。乖律之案。理宜陳請。乞付有司。重更詳議。時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經息競訴。枉直難明。遂奏曾深風聞者。不問曲直。推為獄成。悉不斷理。詔令門下尚書廷尉議之。三公郎辛雄議曰。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寧僭不濫。僭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今議者不忍罪奸吏。使出入縱情。令君子於小人。薰蕕不別。豈所謂

賞善罰惡。殷勤恤隱者乎。仰尋周公不威派言之懲。俯惟釋之不加。驚馬之辟。所以小大用情。貴在得所。失之千里。差在毫釐。雖久執按。續數見疑。訟職掌三千。顏言者六。一曰。御史所糾有注其逃者。及其出訴。或為公使。本曹給過有所指。如不推檢。文案灼然者。雪之。二曰。御史赦前注獲見贓。不辯行賄主名。檢無賂。以置真之主。宜應既復。三曰。經拷不引。傍無三品證。比以殺按既成。因即除削。或有據令奏復者。與奪不同。未獲為通例。又須定何如得為證人。若必須三人對見受財。然後成證。則於理太寬。若傳聞即為證。則於理為急。今請以行賄後三人俱見物。及證狀顯著。准以為驗。四曰。赦前斷事。或引律乘錯。使除復大衷。雖按成經赦。宜追從律。五曰。經赦除名之後。或邀駕訴枉。被旨重究。或訴者稱冤。為奏更檢。事付有司。未被研判。邀恩宥。如此之徒。謂不得異於常格。依前按為定。若不合拷究。已復

之派。請不追奪。六曰。或受辭下檢。反覆使鞠獄。證占分明。理合清雪。未及告按。忽逢恩赦。若從占證而雪。則違正格。如除其名。罪濫察士。以為罪須按成。雪以占定。若考未畢格。及要證一人不集者。不得為占定。古人雖患察獄之不精。未聞知冤而不理。今之所陳。實士師之深疑。朝夕之急務。願垂察焉。詔從雄議。

孝莊帝時。妹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御史中尉高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為恨。泣以訴帝。帝謂公主曰。高中尉清直之臣。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家姊妹行路相犯。極以為愧。道穆免冠謝曰。臣蒙陛下恩。守陛下法。不敢獨於公主虧朝廷典章。以此負陛下。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尋

勅監儀注

東魏孝靜帝天平間。竇瑗行晉州事。既還京師。上表曰。臣在晉州之日。

豕班麟趾新制。即依朝命宣示所部。士庶忻仰。有若三章。臣聞法象巍巍。乃大舜之事。政道郁郁。亦隆周之軌。故元首股肱。可否相濟。聲教之聞。於此為證。伏惟陛下應圖臨寤。握紀承天。克構洪基。會昌寶曆。式張琴瑟。且調宮羽。其甚刑泰。革弊遷流。俾高祖之德。不墜於地。畫一既歛。萬國歡躍。臣伏讀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再三反覆之。未得其門。何者。按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所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若父殺母。乃是夫殺妻。母卑於父。此子不告。是也。而母殺父。不聽子告。臣誠下愚。輒以為惑。昔楚康王欲殺令尹子南。其子棄疾為王御士而上告焉。對曰。泄命重刑。臣不為也。王遂殺子南。其徒曰。行乎。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臣事曰。殺父事歸。

吾不忍。乃縊而死。注云。棄疾自謂不告父為與殺。謂王為讎。皆非禮。春秋譏焉。斯蓋門外之治。以義斷恩。知君殺父而子不告是也。母之於父。同在門內。恩無可掩。義無斷割。知母將殺。理應告父。如其已殺。宜聽告官。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人。義比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即離。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今聖化淳洽。禮如韶夏。食棗懷香。鳥鏡猶變。況承風稟教。識善知惡之民哉。脫下愚不移。事在言外。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豫制斯條。用為訓誡。誠恐千載之下。談者誼譁。以明明大朝有尊父卑母之論。以臣管見。實所不取。如在淳風厚俗。必欲行之。且君父一也。父者子之天。被殺事重。宜附以父謀反大逆子得告之條。父一而已。至情可見。竊惟聖主有作。明以贊成。光國寧民。庶用為大。非下

走頑蔽所能上測。但受恩深重。輒以替言。儻蒙收察。乞付詳議。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生我勞悴。續莫大焉。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忽欲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即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譴。著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於齊。既有念母深譴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且聖人設法。所以防淫禁暴。極言善惡。使知而避之。若臨事議刑。則陷罪多矣。惡之甚者。殺父害君。著之律令。百王罔革。此制何嫌。獨求削去。既於法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年。謂不宜改。瓊復難云。尋局判云。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欲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瓊復

議曰。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乾天也。故稱父。坤地也。故稱母。又曰。乾為天。為父。坤為地。為母。禮喪服經曰。為父斬衰三年。為母齊衰。尊卑優劣。顯在典章。何言訪古無據。局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一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瓊案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局判又云。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即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於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暮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遂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瓊尋注義。隱痛深諱者。以父為齊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故不稱即位。非為諱母與殺也。是以下文以義絕其罪。不為與殺明矣。公羊傳曰。君殺子不言即位。隱之也。暮而中練。父憂少衰。始念於母。畧書夫人。遜乎齊。是內諱出奔。猶為罪文。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為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以大義絕有罪。得禮之衷。明有讎疾告列之理。但春秋桓莊之際。齊為大國。通于文姜。魯公適之。文姜以告齊襄。使公子彭生殺之。魯既弱小而懼於齊。是時天子衰微。又無賢霸。故不敢讎之。又不敢告列。惟得告於齊曰。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公子彭生除之。齊人殺公子彭生。案即此斷。雖有援引。即以情推理。尚未遣惑。事遂停寢。隋文帝時。尚書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上處以大辟。黃門侍郎柳莊奏曰。臣聞張釋之有言。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心。方今海內無事。正是示信之時。伏願陛下思釋之之言。則天下幸甚。帝不從。

煬帝在顯仁宮勅宮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於大理繩之。大理少卿源師據律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

唐高祖武德初。擢李素立為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下先棄刑書乎。帝嘉納。

太宗貞觀元年。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嘗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門。出閣後。臨門校尉始覺。尚書右僕射封德彞議以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誤帶刀入。徒二年。罰銅二十斤。太宗從之。大理少卿戴胃駁曰。校尉不覺無忌帶刀入內。同為誤耳。夫臣子之於尊極。不得稱誤。唯律云。供御湯藥飲食舟船誤不如法者皆死。陛下若錄其功。非

憲司所決。若嘗據法罰銅。未為得中。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何得以無忌國之親戚更欲撓法耶。更令定議。德彞執議如初。太宗將從其議。胃又啟奏曰。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於法。當輕。若論其過誤。則為情一也。而生死頓殊。敢以固請。太宗乃免校尉之死。是時朝廷盛開選舉。或有詐偽階資者。太宗令其自首。不自首者死。死。俄有詐偽者事洩。據法斷流以奏之。太宗曰。朕初下勅不自首者死。今斷從流。是示天下以不信矣。胃曰。陛下嘗即殺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太宗曰。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耶。胃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怒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寘之於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臣竊為陛下惜之。太宗曰。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復何憂也。

三年。太宗詔關中免二年租稅。關東給復一年。尋有勅已役已納。並

遣輸了。明年總為準折。給事中魏徵上書曰。臣伏見八月九日詔書。率土皆給復一年。老幼相歡。咸歆且舞。又聞有勅丁巳配役。即令役滿折造。餘物亦遣輸了。待明年總為準折。道路之人。咸失所望。此誠平分百姓。均同七子。但下民難與圖始。日用不足。皆以國家追悔前言。二三其德。臣竊聞之。天之將輔者仁。人之所助者信。今陛下初膺大寶。億兆觀德。始發大號。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時之大信。縱國家有倒懸之急。猶必不可。况以太山之安。而執行此事。為陛下為此計者。於財利小益。於德義大損。臣誠智識淺短。竊為陛下惜之。伏願少寬臣言。詳擇利益。冒昧之罪。臣所甘心。令簡黠使。右僕射封德彝等。並欲中男十八已上。簡黠入軍。勅三四出。徵執奏以為不可。德彝重奏。今見簡黠使云。次男內大有壯者。太宗怒。乃出勅中男已上。雖未十八。身形壯大。亦取。徵又不從。不肯署勅。太宗召徵及王珣。

作色而待之曰。中男若實小。自不點入軍。若實大。亦可簡取。於君何嫌。適作如此固執。朕不解公意。徵正色曰。臣聞竭澤取魚。非不得魚。明年無魚。焚林而畋。非不獲獸。明年無獸。若次男已上。盡點入軍。租賦雜徭。將何取給。且比年國家衛士。不堪攻戰。豈為其少。但為禮遇失所。遂使人無關心。若多點取人。還充雜使。其數雖衆。終是無用。若精簡壯健。遇之以禮。人百其勇。何必在多。陛下每云。我之為君。以誠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並無矯偽之心。自登極已來。大事三數件。皆是不信。復何以取信於人。太宗愕然曰。所云不信。是何等也。徵曰。陛下初即位。詔書曰。逋私宿債。欠負官物。並悉原免。即令所司列為事條。秦府國司亦非官物。陛下自秦王為天子。國司不為官物。其餘物復何所有。又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百姓蒙恩。無不歡悅。更有勅旨。今年白丁。多以役訖。若從此放免。並是虛荷國恩。若已折

已輸令總納取了。所免者皆以來年為始。散還之後。方更徵收。百姓之心。不能無恠。已徵得物。便點入軍。來年為始。何以取信。又共理所寄。在於刺史縣令。常年貌稅。並悉委之。至於簡點。即疑其詐偽。望下誠信。不亦難乎。太宗曰。我見君固執不已。疑君故此事。今論國家不信。乃人情不通。我不尋思。過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錯失。若為致理。乃停中男。賜金壘一口。賜珪綬五十匹。

太宗時。刑部奏張君快歐陽林謀殺蘇志約取銀。君快不下手。貞觀九年三月。赦劫賊不傷財主免死配流。經門下奏定。刑部郎中高敬言舉斷合死。門下執依前奏。尚書任城王道宗錄奏。太宗謂侍臣曰。國有常典。事迹可明。何得各為意見弄其文墨。因令御史勘當。御史奏之。太宗曰。君快等謀為劫殺。何得免死。因令殺之。魏徵進諫曰。據律劫賊傷財主者皆死。謀殺之條。元謀者斬。下手者絞。餘皆配流。劫賊重。

謀殺輕。赦是一時之恩。劫賊不傷財主免死配流。則君快從重法被寬。而刑部於後從輕法斷死。臣實有疑。太宗曰。幾人行劫。徵對曰。三人。下手者屢死罪。太宗令議。議定奏聞。太宗曰。三人謀。從二人之言。因令配流。

太宗因教習不整。遣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郎特等。士貴坐杖輕下。吏魏徵諫曰。臣外竊聞大將軍張士貴坐行杖阿私。送付大理。臣以為教習不整。官司誠合重責。但將軍之任。職在爪牙。委以心膂。取其誠效。行杖小有不稱。未是將軍之罪。且使將軍執杖。已不可為後法。又以杖輕加責。彌復驕馱物情。假令推得阿私。終恐有虧聖德。太宗大嗔。遂令釋之。

時陳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恃高。驕慢罵陳倉尉劉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上怒。命斬之。怒猶不解。曰。何物縣尉。敢殺吾折

衡命。迨至長安面詰之。仁軌曰。魯寧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鮮色自若。魏徵待側曰。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曰。何也。徵曰。隋末百姓強而凌官吏。如魯寧之比是也。上悅。權仁軌為無陽丞。時侍御史張仲素奏慶州樂蟠縣令叱奴隲盜用官倉粟。監並實。太宗令斬之。中書舍人楊文瓘奏。律不合死。太宗曰。倉無底之所重。若不加法。恐犯者滋多。魏徵諫曰。陛下設法與天下共之。今若改張。人將法外畏罪。更復有重者。又何以加焉。太宗從之。

太宗御大極殿大赦。因謂侍臣曰。為君極難。法若急。恐惡及善人。法若寬。則不爾姦宄。寬猛之間。君為折衷。魏徵對曰。自古為政者。因時設教。若人情似急。則濟之以寬。如有寬慢。則糾之以猛。時既不常。所以法令無定。

廣州都督党仁弘嘗率鄉兵二千助高祖起封長沙郡公。仁弘交通

豪首。納金寶。沒降獠為奴婢。又擅賦夷人。既還。有舟七十。或告其賊法當死。帝哀其老且有功。因貸為庶人。乃召五品以上謂曰。賞罰所以代天行法。今朕寬仁弘死。是自弄法以負天也。人臣有過。請罪於君。君有過。宜請罪於天。其令有司設藁席于南郊三日。朕將請罪。房玄齡等曰。寬仁弘不私而以功。何罪之請。百僚頓首三請乃止。

時同州人房彊以弟謀反。當從坐。帝因錄囚。為之動容曰。反逆有二。興師動眾一也。惡言犯法二也。輕重固異。而均謂之反。連坐皆死。豈定法耶。房玄齡等議曰。禮。孫為父尸。故祖有蔭。孫令是祖孫重而兄弟輕。於是令反逆者祖孫與兄弟緣坐皆配沒。惡言犯法者。兄弟配流而已。

時李乾祐為殿中侍御史。郇令裴仁軌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乾祐

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獨陛下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解。

太宗患吏多受賂。乃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告羣臣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太宗嘗謂侍臣曰。比有奴告主謀逆。此極弊法。特須禁斷。假令有謀反者。必不獨成。終將與人計之。根計之事。必有他人。論之。豈藉奴告主也。自今奴告主者。皆不須受。盡令斬決。又曰。詔令格式。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奸詐益生。周易稱渙汗其大號。言教號施令。若汗出於體。一出而不復也。又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且漢祖日不暇給。蕭何起於小吏。制法之後。猶稱畫一。今宜詳思此義。不可

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為永式。又曰。國家法令。唯須簡約。不可一罪作數種條。格式既多。官人不能盡記。更生奸詐。若欲出罪。即引輕條。若欲入罪。即引重條。數變法者。實不益道理。宜令審細。毋使互文致疑。

高宗時。引盧文操盜左藏物。上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諫曰。文操情實難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之。顧侍臣曰。此真諫議也。

時郇公李孝協為魏州刺史。坐贓賜死。有司奏孝協父叔良死王事。不可絕其嗣。上曰。畫一之法。不以親疎異制。苟害百姓。雖太子亦不赦。時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過桀紂則難。過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柏殺二

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知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遂貸之。擢仁傑為侍御史。

武后時。左拾遺陳子昂上復讎議狀曰。先王立禮。所以進人也。明罰所以齊政也。夫枕干讎敵。人子之義。誅罪禁亂。王政之綱。然則無義不可以訊人。亂綱不可以明法。故聖人脩禮理內。飭法防外。使夫守法者。不以禮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能使暴亂不作。廉恥以興。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竊見同州下邳人徐元慶。父爽為縣吏。趙師蓋所殺。元慶鬻身庸保。為父報讎。手刃師蓋。束身歸罪。雖古烈者。必何以多。誠足激清名教。旁感忍辱。義士之靡者也。然按之國章。殺人者死。則國家畫一之法也。法之不二。元慶宜伏辜。又按禮經。父讎不同天。二國家勸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慶不宜誅。然臣聞昔刑之所生。本以遏亂。人之所利。蓋以崇德。今元慶報父之仇。意非亂也。行

子之道。義能仁也。仁而無利。與亂同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訊。元慶之可顯有於此矣。然則邪由正生。理必亂作。昔禮防至密。其弊不勝。先王所以明刑。本實由此。今儻義元慶之節。廢國之刑。將為後圖。政必多難。則元慶之罪。未可廢也。何者。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聖人作始。必圖其終。非一朝一夕之故。以全其政也。故曰。信人之義。其政不行。且夫以私義而害公法。仁者不為。以公法而徇私義。王道不設。元慶之所以仁高振古。義伏當時。以其能忘生而及於德也。今若釋元慶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而虧其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死無生之節也。如臣等所見。謂宜正國之法。寘之以刑。然後旌其閭墓。嘉其微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編之於令。永為國典。時大夫魏元忠為張易之構謫嶺表。太僕崔貞慎。東官率獨孤禱之祖道。易之怒。使人上急變告貞慎等與元忠謀反。武后詔監察御史

馬懷素按之。使者促迫。懷素執不從。曰。貞慎。錢流人當得罪。以為謀反則非。昔彭越以逆誅。樂布奏事尸下。漢不坐罪。今元忠罪非越比。不宜坐錢流誦之人。且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罪。自當履快理心。既付臣按狀。惟知守陛下法爾。后憲解。

中宗神龍初。左拾遺趙冬曦上書曰。古律條目千餘。隋時奸臣侮法著律。曰律無正條者。出罪舉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重。一肆而廢條目數百。自是輕重必愛憎。被罰者不知其然。使賈誼見之。慟哭必矣。夫法易知。則下不敢犯。而遠機穿文義深。則吏求便而朋附威律。令格式。謂宜刊定科條。直書其事。其以準加減比附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為之類。皆勿用。使愚夫愚婦相率而遠罪。犯者雖貴必坐。律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

神龍中。大理正王志愔嘗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不立則無所制。今

大理多不奉法。以縱罪為仁。持文為苛。臣執刑典。恐且得謗。遂上所著應正論云。易萃之六二曰。引吉無咎。謂慶萃之時。已獨居正。異操而聚。獨正者危。未能以遠害。惟九五應之。乃履正迎吉。由已居下位而中。立託期於上。應之。不括囊以守祿也。又言刑賞二柄。惟人主操之。故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魏游肇為廷尉。帝私勅肇有所降恕。肇執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又言為國當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嚴者非繩網重罰。在人不易犯。而防難越也。故捨銜策以奔蹏。則羣衆不歸。驛。停藥石於膚。則俞附不能攻疾。又言漢武帝躬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議。帝垂涕曰。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用親故誣先帝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卒可其奏。隋文帝子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以奢縱免官。楊素曰。王陛下愛子。請赦之。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意。我

乃五兒之父。非此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子律。故天子律法有未
變之義。凡數千言。帝嘉之。

玄宗時。武彊令裴景仙丐贖五千匹亡命。帝怒。詔殺之。大理卿李朝
隱曰。景仙其先齊有國功。載初時。家為酷吏所破。誅夷畧盡。而景仙
獨存。且承嫡於法。當請又丐贖。無死比。藉當死坐。猶將宥之。使私
廟之祀無餒魂可也。帝不許。固請曰。生殺之柄。人主專之。條別輕重。
有司當守。且賊惟枉法抵死。今丐贖即斬。後有枉法。抑又何加。且近
發德音。杖者聽減。流者給程。豈一景仙獨過常法。有詔決杖百。流嶺
南。

肅宗至德中。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杜徽。肅宗新得陝。且惜去榮材。
詔貸死。以流人使自効。中書舍人李至諫曰。聖人誅亂。必先示法令。
崇禮義。漢始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不易之法也。按將軍去榮以
朔方偏裨。提數千士。不能整行列。挾私怨殺縣令。有犯上之逆。或曰。
去榮善守。陝新下。非去榮不可守。臣謂不然。李光弼守太原。程千里
守上黨。許叔冀守靈昌。魯吳守南陽。賈贛守雍丘。張巡守睢陽。初無
去榮。未聞賊能下也。以一能而免死。彼孤矢絕倫。劔術無前者。恃能
犯上。何以止之。若捨去榮誅。將來是法不一。而招罪人也。惜一去榮。
殺十去榮之材。其傷蓋多。彼逆亂之人。有逆於此。而順於彼乎。亂富
平而治於陝乎。恃縣令能不恃於君乎。律令者。太宗之律令。陛下不
可以一士小材廢祖宗大法。帝詔羣臣議。太子太師韋見素。文部郎
中崔器。等皆以為法者。天地大典。王者不敢專也。帝王不擅殺。而小
人得擅殺者。是權過人主。開元以前。無敢專殺尊朝廷也。今有之。是
獨國家也。太宗定天下。陛下復鴻業。則去榮非至德罪人。乃貞觀罪
人也。其罪祖宗所不赦。陛下可易之耶。詔可。

代宗時。御史臺請天下斷獄一切待報。唯殺人許償死。論徒者得悉
徒邊。京兆尹嚴郢奏言。罪人徒邊即流也。流有三而一用之。誠難。且
殺人外。猶有十惡。偽造用符印。強光火諸盜。令一從之。法太輕。不足
禁惡。又罪杖。科別差殊。或毆傷夫婦。雖非義絕。養男別姓。立嫡不
如式。私度閔冒戶等。不可悉。而與十惡同徒。即輕重不倫。又按京師
天下聚論。徒者至廣。例不覆讞。今若悉待報。有司斷決有程。月不啻
五千獄。正恐牒按填委。章程紊撓。且邊及近邊犯死徒流者。若何差。
請下有司更議。

順宗時。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駁復讞議狀曰。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
下邳人徐元慶者。其。音。去。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平能手刃父讎。東
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
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

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
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一本。作。不。得。並。也。誅其可旌。茲謂
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陳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
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
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竊使刺讞其誠偽。語。
罪也。講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
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
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顯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
大耻。枕戈為得禮。禮。記。曲。禮。云。父之讎。不與共。處。心。積。累。以。衝。讎。人。
之胃。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
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
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離乎。離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

吏是悖驚而凌上也。悖音音。驚音。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難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入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周禮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公羊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忌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我。贖刑廢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永貞間。郭子儀婚太僕卿趙縱為奴告。下御史劾治。而奴留內侍省。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鑑奏言。貞觀時。有奴告其主謀反者。太宗曰。謀反理不獨成。尚當有他人論之。豈藉奴告耶。乃著令。奴告主者。斬。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凌上。教本既脩。悖亂不萌。頃者長安令李濟以奴得罪。萬年令霍晏因婢坐誼。臺下類。主反畏之。悖慢成風。漸不可長。建中元年五月辛卯詔書。奴婢告主。非謀叛者。同自首法。並準律論。由是獄訴衰息。今縱事非叛。逆而奴留禁中。獨下縱獄。情所不厭。且將帥功孰大於子儀。冢土僅乾。兩婿前已得罪。縱復繼之。不數月。片其三婿。假令縱實犯法。事不緣奴。尚宜錄勲念亡。以從蕩宥。况為奴所懇耶。陛下方貴武臣。以討賊。被雖見寵一時。不能忘懷於異日也。帝納之。時王工為帝作帶。誤毀一銜。工不敢聞。私布它王。足之。及獻。帝議不類。擯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柳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器物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

憲宗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悅為父報仇殺人。詣縣請罪。勅復讎。復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工部郎中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免。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

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亦不自專。訪議群下。臣愚以為復讎之義。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日。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日。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矣。

穆宗初。牛僧孺以庫部郎中知制誥。徙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內外。肅。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賊當死。賂宦侍為助。具獄上。帝曰。直臣有才。

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
有才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異其言。乃止。賜金紫服。以
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文宗時。鄭注構宋申錫。捕逮倉卒。內外震駭。右散騎常侍崔玄亮率
諫官叩延英。苦諍。反復數百言。文宗未諭。玄亮置笏在陛。曰。孟軻有
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子曰殺之。茲
後察之。乃寘於法。今殺一凡庶。當稽典律。况欲誅宰相乎。臣爲陛下
惜天下法。不爲申錫言也。俯伏流涕。帝感悟。衆亦服其不撓。繇此名
重朝廷。

武宗會昌中。李德裕上奏曰。臣等每蒙延英召對。獲聞聖言。常欲朝
廷尊。臣下肅。此則是陛下沉究爲理之本。伏以管仲古之大賢。明於
理國。其言可以爲百代之法。管仲云。凡軍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

則君尊。君尊則國安。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明君察於理
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
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又曰。令雖在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
是威下繫於人也。自太和以來。風俗大壞。令出於上。非之者在下。此
弊不除。無以理國。常和質所論宰相不合。兼領錢穀。臣等敢以事體
聞奏。昔匡衡云。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也。明主所慎擇也。
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動搖。而人不靜矣。今常私質
受人教導。輒獻封章。則是賤人圖柄。臣矣。臣等又以蕭望之是漢朝
名儒。重德。爲御史大夫。奏云。今歲首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
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御史中丞詰問。又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
書云。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撻數賊。太宗云。此人妄有毀謗。止欲
離間我君臣。流師合于嶺表。又賈誼云。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階。

衆庶如地。故陞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陞無級。廉近地則堂卑。亦由將相重則君尊。其勢然也。如宰相有奸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固是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議。古者朝廷之士尚各守官業。思不出位。况常私質賤人。豈得以非所宜言一黷明主。此是輕宰相矣。後漢太學諸生頗干時政。其時謂之處士橫議。皆是亂風俗。深要懲絕。伏望陛下知其邪計。從朋黨而來。每事明察。遏絕將來之漸。則朝廷安靜。邪黨自銷。臣等不勝感憤。輒具聞奏。伏望特賜省覽。謹錄奏聞。

後周世宗以刑書深古。條目繁細。難於檢討。又前後敕格重互。亦難詳審。於是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刑法者。御人之銜。勅弊之斧斤。有國家者。不可一日而廢也。雖堯舜之世。亦不能捨此而致治。今奉制旨。刪定律令。有以見明罰敕法之意也。竊以朝廷之所用者。律十二卷。

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開成格一十卷。大中統類一十二卷。後唐以來。至漢末編敕三十二卷。及國朝制敕等律令。則文辭古質。或難以詳明。格敕則條目繁多。或有所疑誤。將敕舞文之弊。宜伸畫一之規。所冀民不陷刑。吏有所守。臣等商議。望準制旨施行。仍命侍御史知雜事張湜。太子右庶子劇可久。殿中侍御史率汀。職方郎中鄧守中。倉部郎中王瑩。司封員外郎賈玘。太常博士趙礪。國子博士李光贊。大理正蘇曉。太子中允王伸等十人。編集新格。勒成都秩。律令之有難解者。就文訓釋。格敕之有繁雜者。隨事刪削。其有矛盾相違。輕重失宜者。盡從改正。無或拘牽。候畢日。委御史臺尚書省四品以上。及兩省五品以上官。參詳可否。送中書門下議定。從之。

西

卷之五